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新唐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一八六——卷二一〇

【宋】欧阳修 宋祁 撰

王小甫 等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唐书卷一八六

列传第一一一

周宝 王处存 郃 邓处讷雷满 陈儒 刘巨容 冯行袭赵德誨 匡凝 杨守亮 杨晟顾彦朗 彦晖

周宝，字上珪，平州卢龙人。曾祖待选，为鲁城令，安禄山反，率县人拒战，死之。祖光济，事平卢节度希逸为牙将，每战，得攻鲁城者，必手屠之。历左赞善大夫。从李洧以徐州归天子。父怀义，通书记，擢累检校工部尚书、天德西城防御使，以徙城事不为宰相李吉甫所助，以忧死。

宝藉荫为千牛备身。天平节度使殷侑尝为怀义参军，宝从之，为部将。会昌时，选方镇才校入宿卫，与高骈皆隶右神策军，历良原镇使，以善击球，俱补军将，骈以兄事宝。宝强毅，未尝诎意于人。官不进，自请以球见，武宗称其能，擢金吾将军。以球丧一目。进检校工部尚书、泾原节度使。务耕力，聚粮二十万斛，号良将。

黄巢据宣、歙，徙宝镇海军节度兼南面招讨使。巢闻，出采石，略扬州。僖宗入蜀，加检校司空。时群盗所在槃结，柳超据常熟，王敖据昆山，王腾据华亭，宋可复据无锡。宝练卒自守，发杭州兵戍县镇，判八都：石镜都，董昌主之；清平都，陈晟主之；于潜都，吴文举

主之；盐官都，徐及主之；新登都，杜棱主之；唐山都，饶京主之；富春都，文禹主之；龙泉都，凌文举主之。

中和二年，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天下租庸副使，封汝南郡王。宝和裕，喜接士，以京师陷贼，将赴难，益募兵，号“后楼都”。明年，董昌据杭州，柳超自常熟入睦州，刺史韦诸杀之。四年，余杭镇使陈晟攻诸，诸以州授晟。宝子玳统后楼都，孱不能驭军，部伍横肆。宝亦稍惑色，不恤事，以婿杨茂实为苏州刺史，重敛，人不聊。田令孜以赵载代之，茂实不受命。宝表留，不听。乃残郛署，污垣牖去。诏以王蕴代载，载留润州。

初，镇海将张郁以击球事宝。光启初，剧贼剽昆山，宝遣郁领兵三百戍海上，郁醉而叛。王蕴谓州兵还休，不设备，郁遂大掠，蕴婴城守。宝遣将拓拔从讨定之。郁保常熟，因攻常州，刺史刘革迎降，众稍集。宝遣将丁从实督兵攻之，郁走海陵，依镇遏使高霸，从实遂据常州。及董昌徙义胜军节度使，宝承制擢杭州都将钱镠领州事。宣州贼李君旺陷义兴守之。是时，右散骑常侍沈洵使至江南，负田令孜势，震暴州县。嗣襄王下令搜令孜党，宝收诰及赵载杀之。

高骈领盐铁，辟宝子佶为支使，宝亦表骈从子在幕府。骈为都统，寝不礼宝，宝衔之。帝在蜀，淮南绝贡赋，谰言道浙西为宝剽阻。帝知其诬，不直骈，自是显隙。骈出屯东塘，约西定京师，宝喜，将赴之，或曰：“高氏欲图公也。”宝未信。骈遣人请会金山，谋执宝，宝答曰：“平时且不闻境上会，况上蒙尘，宗庙焚辱，宁高会时耶？我非李康，不能为人作功勋、欺朝廷也。”骈遣人切让，宝亦诟绝之。

会部将刘浩、刁颎与度支催勘使、太子左庶子薛朗叛，宝方寝，外兵格斗，火照城中，宝惊出，谕曰：“为吾用则吾兵，否则寇也。六州皆我镇，何往不适？”乃自青阳门出奔，士大掠，官属崔绾、陆锬、田倍皆死。浩奉朗领府事。宝至奔牛埭，骈馈以菹葛，讽其且亡也。宝抵于地曰：“公有吕用之，难方作，无谓我！”即奔常州依丁从实，召后楼都，无一士至者。

钱镠遣杜棱、成及攻薛朗，棱子建徽攻从实，声言迎宝，击破贼

君旺，取船八百艘，遂围常州，从实奔海陵。缪具橐鞬迎宝，舍樟亭。未几，杀之。不淹月，而骈为毕师铎所囚。宝死，年七十四，赠太保。缪以杜棱守常州，文德元年拔润州，刘浩亡，不知所在，执朗，剖其心祭宝，使阮结守润州。杨行密杀高霸，而张郁、丁从实皆死。

初，黄巢平，时溥遣小史李师悦上符玺，拜湖州刺史。昭宗时，迁忠国军节度使。董昌反，师悦连和，与缪有隙，而结好于行密，安仁义次润州，复助之。乾宁三年卒，子继徽代，以地附行密，其将沈攸谓不可，继徽乃奔扬州。

陈晟据睦州十八年死，弟询代立，畏颧忌己，因徐绾乱，与田颧通。缪割桐庐隶杭州，询遂绝缪，攻成溪，缪使方永珍击询。天祐元年，行密遣将阚旺、陶雅救之，执缪弟镒、大将王求、顾全武等。未几，缪将杨习攻婺州，询乃奔杨渥，渥以金师会守之。及缪破衢州，师会走，缪取其地。

王处存，京兆万年人。世籍神策军，家胜业里，为天下高赆。父宗，巧射利，侈靡自奉，僮千人，以此畜，累除检校司空、金吾大将军，遥领兴元节度使。

处存自右军镇使历检校刑部尚书、定州制置使，累迁义武节度使。黄巢陷京师，处存号哭，不俟诏，分麾下兵二千间道至山南卫乘舆。外约王重荣连盟，进屯渭桥，而泾州行军司马唐弘夫亦屯渭北。诏处存检校尚书右仆射督战，俄拜东南面行营招讨使。中和二年，授京城东面都统。每痛国难未夷，语辄流涕，军中多处存义，愈为之用。素善李克用，又故婚好，遣使十辈晓譬迎劝，卒共平京师。王铎差兴复功，以勤王举义处存为第一，收城破贼克用为第一。迁检校司空。复出兵三千属大张公庆会诸军捕巢泰山，灭之。进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田令孜讨王重荣，徙处存节度河中，上书言：“重荣有大功，不可改易，摇诸侯之心。”不纳，趣上道。军次晋州，刺史冀君武闭门不内，而重荣拒诏。

处存临事通便宜，有大将风。幽、镇兵悍马强，其地势也，而易、定介于其间，侵轶岁至。及李匡威得志，谋并取之。处存善修邻欢，内抚民有恩，痛折节下贤，协穆太原以自助，远近同心。岁时讲兵，与诸镇抗，无能侵轧者。累加侍中、检校太尉。卒，年六十五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曰忠肃。

三军迹河朔旧事，推子郃由副使为留后，昭宗从之。累拜节度使，加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又进太保。

光化三年，朱全忠使张存敬攻幽州，以瓦桥泞潦，道祁沟关。郃方与刘守光厚，乃畀叔处直兵抗其尾，令骑将甄琼章次义丰，而存敬游弈骑已至，且战且引十余里，执琼章。而氏叔琮下深泽，执大将马少安，围祁州，屠之，斩刺史杨约，休兵十日。处直壁沙河，存敬军河北，挑战，处直不出，涉河乃战，处直大败，亡大将十五，士死者数万。存敬收械甲以赋战士，而焚其余，遂围定州。郃斩亲吏梁汶，移书存敬，且请盟。俄而外郭陷，郃以其族奔太原，使处直主留后。全忠亦至，处直辞曰：“弊邑事上未尝不忠，事邻未尝不礼，弗虞君之见攻也。”全忠责何故事克用，答曰：“太原藉兄弟之旧，修好往来，常道也。君苟为罪，请改图。”全忠许之。处直以从孙为质，上所持节，即献绢三十万具牛酒犒师。存敬取成而还。全忠表处直为节度留后、检校尚书左仆射。

郃至太原，克用表为检校太尉，卒。

处直字允明，天复初为太原郡王。

邓处讷，字冲韞，邵州龙潭人。少从江西人闵頊防秋安南，中和元年还，道潭州，逐观察使李裕，召诸州戍校徇曰：“天下未定，今与君等安护州邑，以待天子命，若何？”众称善，乃推頊为留后，请诸朝。僖宗方在蜀，遣使者抚慰。当是时，抚州刺史钟传据洪州，议者欲二盗相噬，即复置镇南军，擢頊节度使。頊悟，不受命。更为检校尚书右仆射、欽化军节度使，以处讷为邵州刺史。

朗州武陵人雷满者，本渔师，有勇力。时武陵诸蛮数叛，荆南节

度使高骈擢满为裨将，将镇蛮军从骈淮南。逃归，与里人区景思猎大泽中，啸亡命少千人，署伍长，自号“朗团军”。推满为帅，景思为司马，袭州，杀刺史崔翥。诏授朗州兵马留后。岁略江陵，焚庐落，劫居人。俄进武贞军节度使。先是，阆溪人周岳与满狎，因猎，宰肉不平而斗，欲杀满，不克。见满已据州，悉众趋衡州，逐刺史徐颢，诏授衡州刺史。石门峒酋向瓌闻满得志，亦集夷獠数千屠牛劳众，操长刀柘弩寇州县，自称“朗北团”，陷澧州，杀刺史吕自牧，自称刺史。

项既强大，且治人有恩，哀徐颢穷，率兵纳之。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断邵州道，项掩其营。周岳羸军诱战，项堕伏中，故大败。淮西将黄皓杀项。岳闻乱，以轻兵入潭州，自称钦化军节度使。处讷闻之哭，诸将入吊。处讷曰：“与君等荷仆射恩，若合一州之兵问周岳罪，奈何？”众曰：“善。”于是砺甲训兵，积八年，结雷满为援，攻岳斩之，自称留后。昭宗诏拜武安军节度使。

不三日，会刘建锋、马殷兵至，攻澧陵，处讷遣邵州豪桀蒋勋、邓继崇率兵三千断龙回关。勋以牛酒犒师，殷说勋曰：“刘公勇智绝人，术家言当兴翼、轸间。今精兵十万，攻必下，战必克，收败众以餉军，公哀乡兵捍关，殆矣。不如下之，富贵可得也。”勋谓然。又其下畏建锋虐，夜弃甲走。建锋至关曰：“此天意也！”尽用邵旗铠趋潭州。守者以为勋军，纳之。既入，处讷方宴，执而杀之。建锋许勋赏，未及行，遣请，弗许，勋怒，率邓继崇攻湘乡，取邵州，进壁定胜、武安。建锋使殷督诸将击之，殷大败，走江浒。乡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，逾洞山，据江为壁，伏兵于莽，诱勋度江。勋见士未阵，争出斗，殷分兵袭其壁，麾濒江军夹击，勋大败，拔定胜一壁，进围邵州。未下而建锋死，殷代为节度使。勋请和，不许，卒禽勋斩之。

是时，道州蛮酋蔡结、何庾，衡人杨师远各据州叛。宿人鲁景仁从黄巢为盗，至广州病，不能去，以千骑留连州，众饥，从蔡结求粮，乃相倚杖，与州戍将黄行存诱工商四五千人据连州。郴人陈彦谦杀刺史董岳，发官帑募士，自称都统，胜兵四千。零陵人唐行旻乘巢

乱，胁众自防，盗永州，杀刺史郑蔚，与景仁合从，数遣谍殷虚实，完全自守。

殷遣将李琼攻永州，杀行旻。李璿攻道州，蔡结约峒獠为援，久不胜，谋曰：“蛮所恃，林藪耳。”乃屯大川，伐山焚林，獠惊走。城陷，执蔡结、何庾，殷斩之。李琼出耒阳、常宁，攻郴州，陈彦谦出战，军乱不能阵，斩彦谦。进围连州，鲁景仁乘城守，三日不下，夜焚其门入之，景仁自刺死。

项字公谨，满字秉仁，岳字峻昭，行旻字昌图。

满不修饬，每宴使客，抵宝器潭中，曰：“此水府也，蛟龙所凭，吾能没焉。”乃裸入水，俄取器以出。累迁检校太尉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天复元年卒。子彦威自立。间荆南节度使成汭兵出，袭江陵，入之，焚楼船，残墟落，数千里无人迹。弟彦恭，结忠义节度赵匡凝以逐彦威，据江陵。匡凝弟匡明击之，还走朗州。

陈儒，江陵人。世为牙右职。广明元年，以郑绍业为荆南节度使，时朗州刺史段彦谟方据荆南，绍业惮之，逾半岁乃至。僖宗入蜀，召绍业还行在，以彦谟代节度。彦谟与监军朱敬玫不平，谋杀之。敬玫觉，先率兵入其府，彦谟方寝，拔剑缳城奔亲军垒，不得入，彦谟曰：“而等负我！”俄见害，亲属僚佐皆死。敬玫以少尹李燧为留后，且诬彦谟以罪。帝遣中人似先元锡、王鲁琪慰抚，密戒曰：“若敬玫可诛，诛之，以尔代而鲁琪为副。”敬玫盛兵出迎，元锡等不敢发而还。复诏郑绍业为节度使，逗留不进。

敬玫署儒领府事。明年，迁检校工部尚书，为节度使，进检校右仆射。敬玫有悍卒三千，号“忠勇军”，暴甚，儒不能制。初，绍业将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师，既归，儒告以忠勇桀治，琮请除之。大将程君从闻之，率众奔澧州，琮追斩百余人，军乃溃。已而琮复颛军。雷满三以兵薄城，儒厚啖以利，乃去。

淮南将张瓌、韩师德据复、岳二州，自署刺史。儒请瓌摄行军司马，师德摄节度副使，共击满。师德兵上峡，大略去。瓌引兵逐儒，

儒将奔行在，既又劫还，囚之。瓌，滑州人，暴勇而残，荆故将夷戮几尽。时以杨玄晦代敬玫监军，召敬玫还成都，惧帝治前罪，称疾自解。前此数杀大将富商，故积贿，每曝衣，纨绣不可计。瓌见心动，遣卒贼之。敬玫衣黄衣，盗刺其腹死。

秦宗言来寇，马步使赵匡欲奉儒出，瓌觉之，杀匡而绝儒食，七日死。瓌固垒二岁，樵苏皆尽，米斗钱四十千，计坏而食，号为“通肠”。疫死者，争啖其尸，县首于户以备饌。军中甲鼓无遗，夜击阐为警。宗言不能下，乃解去。二年，宗权遣赵德諲攻瓌，瓌求救于归州刺史郭禹，禹率峡州刺史潘章解围。明年，德諲又至，诸将困于战，城遂陷，瓌死，人无识者，并尸于井。复州长史陈璠从瓌至江陵，密断瓌首置囊中，走京师献之，授安州刺史。

刘巨容，徐州人。为州大将。庞勋之反，自拔归，授埇桥镇遏使。浙西突阵将王郢反，攻明州，巨容以筒箭射郢死，拜明州刺史，徙楚州团练使。

黄巢乱江淮，授蕲黄招讨副使，徙襄州行军司马、检校右散骑常侍。巢据荆南，俄迁山南东道节度使以捍巢，屯团林。江西招讨使曹全晟与巨容守荆门关，与贼战，巨容伪北，巢追之，伏兴林樾间，贼大败，执贼将十三人，转斗一舍，虏获不可计。巢浮江东奔，巨容追之，率十俘八，以功迁检校礼部尚书。诸将欲乘胜追斩巢，巨容止曰：“朝家多负人，有危难，不爱惜官赏，事平即忘之，不如留贼，为富贵作地。”诸将谓然，故巢复炽。及陷两京，巨容合诸道兵讨之，授南面行营招讨使，累兼天下兵马先锋开道供军粮料使、检校司空，封彭城县侯。

巨容明吏治。时僖宗在蜀，公卿多因巨容护赴行在。山南西道节度使鹿晏弘为禁军所逐，引麾下东出襄、邓。秦宗权遣赵德諲合晏弘兵攻襄州，巨容不能守，奔成都。

始，扬州人申屠生能化黄金，高骈客之，为吕用之所潜，亡奔襄、汉，骈遣吏捕得，生见巨容自言其术，巨容留不遣。田令孜之弟

通襄州，巨容出金夸之。及在蜀，匿生，使术不得传，令孜恨之。龙纪元年，杀巨容，夷其宗，生并死。

巨容部将冯行袭者，均州武当人，以谋勇称里中。中和初，乡豪孙喜聚众数千人，谋攻城，行袭伏士江隩，以单舟迎喜曰：“州人思得将军久矣。顾将军兵多必剽掠，若留众江北，以轻骑进，我为乡导，城可下。”喜信之。既度江，吏出迎，伏甲兴，行袭击喜，斩之，众皆溃。行袭乘胜逐刺史吕烨，据均州，巨容因表为刺史。

帝在蜀，均之右有长山，当襄、汉贡道，有剧贼据险劫献物，行袭平之。武定节度使杨守忠表为行军司马，使领兵扼谷口以通秦、蜀。凤翔李茂贞养子继臻据金州，行袭攻拔之，昭宗即授金州防御使。时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将袭京师，通金、商，行袭逆战破之，就擢戎昭军节度使。朱全忠围凤翔，神策中尉韩全海遣中人二十辈督江、淮兵过其州，行袭方附全忠，尽杀之，收诏书送全忠。

天祐二年，王建遣将王思綰攻行袭，败其兵，州大将金行全投降，行袭奔均州。建以行全为子，更名宗朗，授观察使，以渠、巴、开三州隶之。宗朗不能守，焚郭邑去。全忠以行袭不足御建，遣别将屯金州。行袭议徙戎昭军于均州，以金、房为隶。全忠以金人不乐行袭，以冯恭领州，罢防御使而废戎昭军。

赵德諲，蔡州人。从秦宗权为右将，以讨黄巢功授申州刺史。光启初，与秦诰、鹿晏弘合兵攻襄州，节度使刘巨容奔成都。宗权假德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，进攻荆南，悉收宝货，留裨将王建肇守之，遣人才数百室。明年，归州刺史郭禹来讨，建肇纳之，奔黔州。德諲失荆南，又度宗权必败，举地附朱全忠。全忠方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，即表以自副，加忠义军节度使。宗权平，加中书令，封淮安郡王，卒。

子匡凝嗣。字光仪，由唐州刺史自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，昭宗即授节度使，不三年，以威惠闻。累迁检校太尉兼中书令。匡凝矜严盛饰，前后持鉴自照。

全忠之败清口，匡凝与奉国节度使崔洪、河东李克用、淮南杨行密约合兵攻全忠。会方城镇遏使度珍奔全忠，发其谋。全忠移书切责，使氏叔琮攻唐州，刺史赵匡瑶降。进围随州，执刺史赵匡璠，斩首五千级；拔邓州，执刺史国湘。匡凝惧，乞盟。

全忠使亲将陈俊、王绅入叔琮军，崔洪留之，绅亡归。洪与行密欲邀友恭军，不克。会河东客伊超使淮南还，过蔡，洪亦留之，因是并俊送全忠，以部将苛拘为解，遣兄贤入质，全忠还之，质洪子于汴。全忠使贤调蔡卒二千出戍。将行，大将崔景思不悦，杀贤，洪惧，驱民趋申州，遂奔行密，麾鼓亘百余里。武昌杜洪邀之，弗及，蔡士多亡去，从者才二千人。

天祐元年，封匡凝为楚王。时诸道不上供，唯匡凝岁贡赋天子。全忠方图天下，遣人谕止之，匡凝流涕曰：“吾为国屏翰，渠敢有他志！”副使王筠劝绝全忠，全忠怒，出兵攻之。弟匡明大破汴军于邓州，因劝匡凝与王建连和。及荆南成油败，匡凝取江陵，表匡明为荆南节度留后，有诏拜检校司徒、荆南节度行军司马。

全忠以其兵分可图也，乃使杨师厚攻匡凝，自将中军继之，屯临汉。匡凝遣客谢，囚不遣，败荆南救兵，俘其将。全忠循江而南，师厚繇阴谷伐木为梁。匡凝以兵二万濒江战，大败，乃燔州，单舸夜奔扬州。行密见之曰：“君在镇，轻车重马输于贼，今败乃归我邪？”筠自杀。全忠以师厚为山南东道节度留后，遂趋江陵。匡明亦谋奔淮南，子承规谏曰：“昔诸葛兄弟分仁二国，若适扬州，是自取疑也。”匡明谓然，乃趋成都，王建待以宾礼，授武信军节度使，分其众为崇义、勇义、顺义、广义四都，全忠遂有荆南。

杨守亮，曹州人，本姓瞿，名亮。与弟信俱从王仙芝为盗。亮身長七尺余，色如铁。仙芝死，又事徐唐莒，劫剽洪、饶二州。杨复光平江西，得其兄弟，养为假子，以信养于复恭家，曰守亮、守信。复恭收京师，守亮以战多，拜山南西道节度使、检校太保，守信兴平军节度使，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复恭又以假子守贞为龙剑节度使，守

忠为武定军节度使，守厚为绵州刺史。

初，朱玫取兴、凤州，虢州刺史满存以兵赴行在，复收二州，昭宗擢为感义军节度使，累检校司徒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与复恭四假子及利阆观察使席俦等共攻王建。建军已围杨晟，分军逼守厚，军未成列而败。先是，守贞、守忠闻建兵出，拔众奔绵州，并力共攻东川，弗胜。建将华洪以兵万人壁绵州之郊，败守忠、守厚，二人分道行，收兵趋阆州。

始，复恭败，依守亮。而凤翔李茂贞、邠宁王行瑜、镇国韩建等共劾守亮纳叛人，请以镇兵讨之。茂贞自为兴元节度使，以书诮责宰相。帝为削守亮官爵，因诏茂贞问罪。满存来救不克，以众入兴元。茂贞拔兴、凤、洋三州，破守亮于西，乘胜入兴元。复恭挟诸假子及存奔阆州。洪进围之。帝以徐彦若帅凤翔，以兴元授茂贞。茂贞不肯拜，帝乃以其子继密为兴元节度使。

俄而洪拔阆州，守亮等皆挺身走，将北奔太原，趋商山，饥甚，丐食于野，为逻戍所缚，见韩建。守亮视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隶己，语建曰：“此属吾养之素厚，无一为我死。公无费衣食，不如杀之。”建许诺。复曰：“公幸贷我，俾生见天子，陈先人功，万有一不死。”建槛车送京师，吏缚以帛，内球于口。帝御延喜楼问反状，守亮不得语，颌而已。左右白服罪，即执献太庙，斩独柳下，梟于市。守厚死巴州，麾下兵多归王建。存奔京师，为左武卫大将军。

杨晟，不详宗系。隶凤翔军，节度使李昌符畏其勇，欲杀之，妾周摘使亡去，隶神策军为都校。僖宗在陈仓，邻宁朱玫遣万骑合昌符追行在，乃擢晟感义军节度使、检校司空，守大散关。玫兵攻关，晟数却，战潘氏，遂大败，内外无固志。帝更徙兴元，晟西奔，玫取兴、凤二州。晟袭文州，逐刺史，据成、龙、茂等州。

王建攻成都，田令孜以晟故将，与连和，假威武军节度使，守彭州。晟击建，无功引还。且畏建图己，乃约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兄弟合谋拒建，掠新繁，焚汉州，又攻东川顾彦晖，为建兵所逐。建

使王宗裕率骑五万围晟，食四郊麦，掠民资产。晟假子实以骑八千降于建，建以奇兵袭杨守厚等，皆亡去。晟开门决战，大败，遂约降。建馈十羊，晟曰：“以我为机上肉乎？”不出。建筑甬道属阵以入，斩晟首。

晟有仁心，下怀其恩，虽城中食尽，无叛者。初，昌符死，晟得其妾周，母事之。周请为妻，晟固辞，旦夕问省，乃视事。爱将安师建者，勇而有礼，既就执，建顾曰：“尔报杨司徒足矣，能从我乎？”谢曰：“司徒誓同死生，不忍复戴日月。”三谓不回，乃戮之。

顾彦朗、彦晖者，丰州人，并为天德军小校。其使蔡京以兄弟有封侯相，每厚礼之，使子赠贲，稍稍进秩。黄巢乱长安，率军同复京师。

彦朗迁累右卫大将军。光启中，擢拜东川节度使、检校太保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至剑门，陈敬瑄使吏夺其节，彦朗不得入，保利州。敬瑄诬劾彦朗擅兴兵掠西境。僖宗下诏申晓讲和，乃得到军。署彦晖汉州刺史。

初，杨守亮忌壁州刺史王建凶暴，欲逐之。建闻，合溪洞豪酋取阆州，击利州，刺史走，即据二州，守亮不能制。彦朗与建雅旧，阴助货饷。建攻成都，彦郎挟故憾，与并力，道路郢梗。敬瑄告难于朝，帝诏和解，又敕李茂贞鏖谕。

会彦朗卒，彦晖自知留后。明年为节度使。中人送节，为绵州刺史杨守厚所留。守厚发兵攻梓州，彦晖告急于建，建使李简救之，戒曰：“贼破，并取彦晖，无须再往也。”简破守厚军，彦晖辞疾，不克取。建素有吞噬心，以彦朗与婚娅，久未忍。及彦晖，则交好愈疏，而境上关赋相稽诟，建怒。景福元年，遂攻彦晖。彦晖请教于杨守亮，遣杨子彦成梓，执建大将王宗弼，彦晖责曰：“王公何以见讨？君为大将，不谏云何？”宗弼谢罪，即解缚，使就馆，帝幕衾服皆具，更养为子，改名琛。明年，建将华洪破绵州，守厚走，得彦晖节。时诏已进彦晖检校司空、东川节度使矣。

乾宁二年，昭宗在石门，督彦晖、建赴行在。建率兵二十万次绵州，即劾彦晖劫輜运，回袭之。彦晖不敢出，但遣人塞建舟路，建遂击取巴、阆、蓬、渠、通、果、龙、利八州。帝遣中人为两川宣谕协和使。建奉诏还，而兵不解。彦晖谋寤，因大略汉、眉、资、简等州。李茂贞亦欲争其地，使子兴元节度使继密引军救彦晖，以窥东川。四年，华洪率众五万攻彦晖，取渝、昌、普三州，壁梓州南，败彦晖兵，夺铠马八百，凡五十战，围遂固。帝仍遣左谏议大夫李洵谕止，建拒命。帝以嗣郾王戒丕镇凤翔，徙茂贞代建，皆不奉诏。

梓有镜堂，世称其丽，彦晖尝会诸将堂上，养子瑶尤亲信，彦晖以所佩剑号“疥癆宾”佩之，使侍左右。尝语诸将曰：“与公等生死同之，违者先齿疥癆宾。”众曰：“诺。”及围急，瑶请聚亲信饮，得同死。彦晖顾王琛曰：“尔非我旧，可自求生。”指颊垣令逸。彦晖手杀妻子，乃自刎，宗族诸将皆死，麾下兵犹七万。

初，韦昭度为招讨使，彦晖、建皆为大校。彦晖详缓有儒者风。建左右髡发黥面若鬼，见者皆笑。至是录笑者皆杀之。私署洪为东川节度留后。

赞曰：《诗》云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”，嫉其为中国之害也。春秋之世，楚灭陈、郑，而卒复其祀，圣人善之。处存平黄巢，定京师，功冠诸将。昭宗尝有意都襄阳，依赵凝以自全。大抵唐室屏翰，皆为朱温所翦覆，过于夷狄、荆舒之为害也甚矣。

唐书卷一八七

列传第一一二

王重荣 珙 珂 诸葛爽
李罕之 王敬武 师范
孟方立 迁

王重荣，太原祁人。父纵，大和末为河中骑将，从石雄破回鹘，终盐州刺史。重荣以父任为列校，与兄重盈皆以毅武冠军擢河中牙将，主何察。时两军士干夜禁，捕而鞭之。士还，诉于中尉杨玄实，玄实怒，执重荣让曰：“天子爪士，而藩校辱之！”答曰：“夜半执者奸盗，孰知天子爪士？”具言其状。玄实叹曰：“非尔明辨，孰由知之？”更谗于府，擢右署。重荣多权诡，众所严惮，虽主帅莫不下之。稍迁行军司马。

黄巢陷长安，分兵略蒲，节度使李都不能支，乃臣贼，然内惮重荣，表以自副。地迩京师，贼调取横数，使者至百辈，坐传舍，益发兵，吏不堪命。重荣胁说都曰：“我所诡谋艰难，以外援未至。今贼衰责日急，又收吾兵以困我，则亡无日矣。请绝桥，婴城自守，不然，变生何以制之？”都曰：“吾兵寡，谋不足，绝之，祸且至，愿以节假公。”遂奔行在。重荣乃悉驱出贼使斩之，因大掠居人以悦其下。天子使前京兆尹窦滂问道慰其军，因诏代都。重荣率官属奉迎。滂至，大飧士，倡言曰：“天子以臣守土，谁得逐之？为我疏首恶者。”众无敢对。重荣佩刀历阶曰：“首谋者，我也，尚谁索？”目滂吏，趣具骑，

潘即奔还。重荣遂主留后。

贼使健将朱温以舟师下冯翊，黄邲率众自华阴合攻重荣。重荣感励士众，大战，败之，贼弃粮仗四十余艘。即拜检校工部尚书，为节度使。会忠武监军杨复光率陈、蔡兵万人屯武功，重荣与连和，击贼将李详于华州，执以徇。贼使尚让来攻，而朱温将劲兵居前，败重荣兵于西关门，于是出兵夏阳，掠河中漕米数十艘。重荣选兵三万攻温，温惧，悉凿舟沈于河，遂举同州降。复光欲斩之，重荣曰：“今招贼，一切释罪。且温武锐可用，杀之不祥。”表为同华节度使。有诏即副河中行营招讨，赐名全忠。

巢丧二州，怒甚，自将精兵数万壁梁田。重荣军华阴，复光军渭北，犄角攻之，贼大败，执其将赵璋，巢中流矢走。重荣兵亦死耗相当。惧巢复振，忧之，与复光计，复光曰：“我世与李克用共忧患，其人忠不顾难，死义如己。若乞师焉，事蔑不济。”乃遣使者约连和。克用使陈景斯总兵自岚、石赴河中，亲率师从之，遂平巢，复京师。以功检校太尉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封琅邪郡王。累加检校太傅。

中人田令孜怒重荣据盐池之饶。于时巨盗甫定，国用大乏，诸军无所仰，而令孜为神策军使，建请二池领属盐铁，佐军食。重荣不许，奏言：“故事，岁输盐三千乘以有司，则斥所余以澹军。”天子遣使者谕旨，不听。令孜徙重荣充海节度使，以王处存代之，诏克用将兵援河中。重荣上书劾令孜离间方镇。令孜遣邠宁朱玫进讨，壁沙苑。重荣诒克用书，且言：“奉密诏，须公到，使我图公。此令孜、朱全忠、朱玫之惑上也。”因示伪诏。克用方与全忠有隙，信之，请讨全忠及玫。帝数诏和解。克用合河中兵战沙苑，玫大败，奔邠州。神策军溃还京师，遂大掠。克用乘胜西，天子走凤翔。

俄嗣襄王湊僭位，重荣不受命，与克用谋定王室。杨复恭代令孜领神策，故与克用善，遣谏议大夫刘崇望赍诏谕天子意，两人听命，即献缣十万，愿讨玫自赎。崇望还，群臣皆贺。重荣遂斩湊，长安复平。然性悍酷，多杀戮，少纵舍。尝植大木河上，内设机轴，有忤意者，辄置其上，机发皆溺。尝辱部将常行儒，行儒怨之，光启三

年，引兵夜攻府，重荣亡出外，诘旦杀之，推立重盈。

重盈前此已历汾州刺史。黄巢度淮，擢陕虢观察使，重荣据河中，三迁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即拜节度使。未几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及代重荣，留长子珙领节度事，入杀行儒，军复安。昭宗立，进太傅、兼中书令，封琅邪郡王。父子兄弟相继帅守，而从子蕴亦为忠武节度使。

乾宁二年，重盈死，军中以其兄重简子珂出继重荣，故推为留后。珙与弟绛州刺史瑶争河中，上言：“珂本家苍头，请选大臣镇河中。”又与朱全忠书言之。珂急，乃遣使请婚于李克用。克用荐之天子，许嗣镇，然犹以崔胤为河中节度使。珙复构珂于王行瑜、李茂贞曰：“珂不受代，且晋亲也，将不利于公。”行瑜等约韩建共荐珙。诏曰：“吾重已授珂矣。重荣有大功，不可废。”行瑜怒，使其弟行约攻珂，克用遣李嗣昭援之，败珙于猗氏，获其将李璠。

三镇衔帝之却其请也，连兵犯京师，谋废帝、诛执政而立吉王，固请授珙河中。克用闻之怒，以师讨三镇，瑶、珙兵引去。克用拔绛州，斩瑶而屯渭北，败行约于朝邑。

行约走京师。弟行实在左军，共说枢密使骆全瓘，谋挟帝幸邠。右军李继鹏以告中尉刘景宣，二人，茂贞党也，欲以兵劫全瓘等，请帝幸凤翔。两军合噪承天门街，帝登楼喻和之，继鹏怒，辄射帝，纵火焚门，帝率诸王及卫兵战，继鹏矢及帝胄，军乃退。帝出幸定州将李筠军，嗣延王戒丕、嗣丹王允以盐州六都兵从帝出启夏门，次于郊。两军惮盐州兵锐，各走其军。帝次莎城，百官继至，士民从者亦数万。帝欲入谷中自固，以谷有“没唐石”，恶之，徙石门。民匿保山谷间，帝每出，或献饴浆，帝驻马为尝，民皆流涕。既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刘光裕还京师。

克用遣使者奔问行在，帝因诏克在用、珂以兵趋新平，又诏泾州张镠会克用军以扼岐阳。克用在河中未出也，帝惧茂贞之逼，复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赐之，督其西，乃壁渭北，进营渭桥。于是行瑜壁兴平，茂贞壁鄠。行瑜兵数却，茂贞惧，斩继鹏，传首以谢。继